

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面临着
有争议的形而上学话题

[匈牙利] A. 盖德

张敦敏译

关键词:

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 实在论, 唯物辩证法

内容摘要:

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其一, 文章指出, 关于形而上学的争论成为当今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人们目前主要以论及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方式来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其二, 文章回顾了严格禁止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 并讨论了作为如今形而上学争议重点的实在论问题。其三, 文章讨论了从唯物辩证法立场重建形而上学话题的意义。文章认为, 唯物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反思揭示了哲学思维过程中的可能性和倾向性, 它将继续为各种伟大哲学传统的理论目的而工作。

一

今天, 就形而上学的立场和内容的辩论是以奇特的差异和两极分化为特征的。一方面, 最后和彻底地克服和超越形而上学被

宣布为是现时的一个信号,后现代思维的标签作为今天哲学界的特征来使用,有一个表面的证据附属于它。后形而上学的来临宣告了一个思想史上的转折点,而海德格尔甚至把后形而上学的来临宣布为是(Being)的历史上的转折点。另一方面,在一些更广泛的哲学圈子里,形而上学存在的权利再次被保留,人们承认,从事形而上学的研究工作是允许的,人们不再强制性地把形而上学革出教门,并默许地或者说是显然地取消了这种做法。后古典资产阶级哲学为形而上学所做的争辩(开始是怀特海,而后是柏格森)越来越活跃。相互区别或相互冲突的观点和努力都带有对形而上学的肯定或有利于它的声明,他们设想或阐明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多样化的,以此撤回或削弱对形而上学的拒绝。同样是在这些思潮(如分析哲学)中,也有人断然拒绝形而上学,断然拒绝对它进行重新评价。

如今,人们主要以论及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方式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而后形而上学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尼采和海德格尔超越形而上学、超越后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尽管把形而上学的让位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不总是与后形而上学思想支持者的自我反思是一致的)的后果是,话题形而上学(the topic metaphysics)成了哲学界争论的焦点,它是以一种神秘的、因其含糊性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方式被把握的。与否认形而上学相伴的是把绝对(absoluteness)注入相同的形而上学中,这种形而上学被具体化为一种人类事件中的主要力量,它招致了缺席的上帝(the absent God)。后形而上学的思维被认同为后哲学,但被某种哲学用哲学的术语所宣布。即使是在超越形而上学最彻底的形式中——也包括尼采和海德格尔所采用的形式——也存在着一种预兆,即形而上学是不可超越的,它们都被怀疑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合理性的范畴放弃,以利于另一种形而上学,一种令人悲观的、隐藏着的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各种哲学流派和立场全都卷入了

关于形而上学的争议；关于形而上学的争吵在目前的哲学领域内是主要的辩论。

二

在人们对罗尔蒂哲学进行的辩论中，在把元哲学的决定性的负面意义归结为话题形而上学的《自然之镜》中，60和70年代哲学领域里发生的变化后果也变得明显了，其中包括，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热情减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流派其特点再次显现，在分析哲学界内外，容许和承认了形而上学的地位。罗尔蒂的观点甚至在分析哲学界都引起了惊讶，引起这种惊讶的不仅是罗尔蒂对分析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中的学说中的某些特定的认识论法则的批判（尽管这个批判至少是部分地同意同样的哲学探索的设想）。

逻辑实证主义严格禁止形而上学，它在50年代的美国哲学界流行一时：它对形而上学怀有的敌意和它在认识论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很少受到牛津和剑桥的语言分析学派的挑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事件是，60、7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失去了优势，在这之前，这一思潮曾一度很有影响，很活跃，后来就分裂了，它的残余势力把自己置身于分析哲学的宽泛而类型各异的分析哲学的流派中。逻辑经验主义由于无情地反对形而上学而失败了，不仅如此，人们还认为它的失败体现了对形而上学的禁止是无效的。如今，有一个变化的迹象是，分析流派的主要支持者们断言要超越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的超越，而逻辑经验传统的留守人或追随者们正在为经验的形而上学辩护。分析哲学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正在处理形而上学难题和论题，正在对付形而上学，奎因是在本体论的标签下，戴维森(Davidson)正在处理形而上学中的真理的方法，不是为了给它划定界限，而是以赞成的态度把形而上学归为语言哲学，分

析哲学的各个流派都在宣布它们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概念。

如今,实在论的问题是形而上学争议的重点。科学实在论思潮的存在和发展的确是就形而上学话题进行的哲学争论中的新问题。在实在论各种不同的变形中,产生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思潮(普特南呼唤实在论是为了把实在论与他自己在理念上建构的实证主义“内在实在论”区别开来)和一种呈哲学理论状的唯物主义思潮。这种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唯物主义的思潮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企图,这种思潮的来临与实证主义的特征和分析哲学的主流是冲突的,即使有些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和努力形成于分析哲学的内部和外部,而且当分析哲学和科学实在论之间的界限不清晰,尤其是在一些哲学家的自我反思方面时,情况仍然如此。科学实在论通过坚持形而上学的必要性(也坚持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来反对实证主义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经验主义对哲学和科学的理解。斯马特(Smart)、邦格(Bunge)或卡尼茨其德尔(Kanitscheider),他们对形而上学的看法决不是一样的,但他们都在努力追求一个哲学强概念,这个哲学强概念与斯特劳森(Strawson)或戴维森(Davison)的形而上学思想不一致,邦格声称要重新为形而上学辩护(“a metaphysia a novo vindicata”),这不仅是在要求科学中的形而上学(a metaphysics of sciences),而且也是在要求观察世界设施(“the furniture of the world”)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形而上学(a scientific metaphysics)在科学实在论中的形而上学的强概念是与科学有关的,它反映出哲学和科学的相互依赖,也反映出关键的问题是对形而上学知识的理解,即这一认知活动和经验知识的关系问题和证明认知活动的可能性问题。唯物主义是以双重身份被形而上学放逐的:即作为一种唯物主义立场和作为一个全面的哲学理论。科学实在论和唯物主义当然不是等同的,就实在论进行的实际辩论却是唯物主义的。普特南要把他的抨击集中在唯物主义上,因为他认为,“唯物主义是仅有的具有当代影

响”形而上学的图画。(形而上学的)科学实在论的支持者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把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全面的哲学理论全盘接受,但科学实在论的主要部分从本质上说是唯物主义的,“实在论意味着……唯物主义的非还原主义概念。”

三

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重建形而上学的话题反映出(1)对形而上学的辩论在性质上的变化,(2)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来源及其认知机会,(3)17和18世纪的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理论的中介以及连续和断裂,直到现在人们也很少研究这些内容;接受这种形而上学并对它进行考察是由自从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为。对形而上学的这种思考设立了一个哲学理论的强概念,不是在要求一个明白无误的确定性和结局——即一元论和从它本身得出的无所不在的有效性——的意义上设立的;它坚持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做法是把这一批判固定在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哲学理论中。向17和18世纪合理性形而上学的回归没有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复原,而是被理解为它们的辩证性超越,这种超越包括研究它们的认知结果,揭示它们的问题和内容,它们的转变和可能性。(按照黑格尔的“扬弃”的概念),以否定、保留和发展这些形而上学的思想来超越它们的过程是辩证的思维过程。唯物辩证法意在把握整体和客观实在及其与实践和知识的相关性。它不想建立一个分支的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就连笛卡儿、斯宾诺莎或莱布尼兹也没有把形而上学当做一个与哲学内部其他学科分离开的学科),不想冒称自己在哲学惟一的配置中拥有一种额外的理解工具,一种特许的认知方法,也不想要求最终证实,或最终被证实。唯物辩证法的目的不在于高于非哲学的各门科学,这些科学也许应该获得绝对的

超级知识,或绝对的知识。作为哲学认知的历史形态,它获得了多阶段的范畴框架,即它自己的内容和历史,目的和前景。哲学知识的一个特性是对认知和思维的反思是在与客观实际相关的范畴中进行的,而认知和思维活动被认知和被思考对客观实际来说是有条件的。就系统范畴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论(在非辩证或反辩证的意义上),唯物辩证法的概念作为系统的哲学知识没有被怀疑为形而上学。按照这一概念,唯物辩证法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性,由此认为自身正在争取系统性,即认为,在已经认识到的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矛盾中运动。

形而上学作为历史的传统主题和哲学理论的话题曾经是、现在也是有争议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哲学知识的条件、机会和前景的争论,对某一具体哲学的历史延续的争论,也就是对哲学难题的争论,被概括于形而上学之中;另一方面,它是各个流派、各个立场对哲学难题进行争论的领域。在当前对形而上学的争论中,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交叉的。对形而上学的讨论是与对实在论和合理性的争议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人们把对形而上学的争论置于传统主题的形而上学争论的历史环境中是因为它有特殊性,这种情况发生在孔德和尼采对形而上学的反叛之后;在此之前,休谟、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和雅科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就讨论过形而上学问题。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宣布了形而上学的终结,然后又宣布了它的回归,但人们既没有看到这些辩论的终止,也没有看到形而上学概念多样性的消除。唯物辩证法对具有争议的话题形而上学的反思,同时也包含批判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这一幻想和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出现这一说法,它反对正在显现的一些迹象,反对限制知识,它揭示哲学思维过程中和可能性和倾向性,揭示并继续为各种伟大哲学传统的理论目的而工作。席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在1788年写道:“人和力量结合在一起,永远是伟大的生灵,虽然人们看

到的只是个别和具体现象。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用大的整体的观点考虑个别和具体现象,这些现象是属于哪一部分,或者起多大作用,这些问题都应该用哲学的眼光来观察。”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拒绝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破裂”,坚持席勒在反思的幸运时刻中提出的要求:哲学是用整体的观点思维,即用哲学的眼光看问题,这就是人的理解能力和力量结合在一起对这种思维和行动的积极承诺。